

請大家合掌，我們來念開經偈。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請放掌。

「佛說四十二章經」。諸位法師，諸位大德，諸位同修，我們這一節課接著昨天講的第一章「出家證果」，我們先看經文。昨天我回寮房也找到一本《佛遺教三經解》，蕩益大師註解，給我們打字幕的義工，把經文打出來。所以我們今天經文應該就不會有遺漏，不會漏掉。我還是將這段經文再念一遍，第一章「出家證果」：

【佛言。辭親出家。識心達本。解無為法。名曰沙門。常行二百五十戒。進止清淨。為四真道行。成阿羅漢。阿羅漢者。能飛行變化。曠劫壽命。住動天地。次為阿那含。阿那含者。壽終靈神上十九天。證阿羅漢。次為斯陀含。斯陀含者。一上一還。即得阿羅漢。次為須陀洹。須陀洹者。七死七生。便證阿羅漢。愛欲斷者。如四肢斷。不復用之。】

這是第一章講出家證果。這一部《四十二章經》是早期翻譯的經典，是最早翻譯的，所以體例還沒有很完整。所以這部經只有序分跟正宗分，沒有流通分，從這一章開始一直到第四十二章都是正宗分。這個科題是「出家證果」。從『佛言』起，一直到『名曰沙門』，這一段經文是講出家；從『常行二百五十戒』到『便證阿羅漢』，這是講證果；『愛欲斷者』，這三句經文是總結出家證果的祕要。出家要怎麼樣才能證果？就是要斷愛欲。修行人想要證得四果羅漢必須先出家，出這個字是離的意思，就是遠離，遠離世俗家。出對入來講，一般講有出就有入。家是束縛之所，我們一般俗話

講家累，一個家總是有它束縛累贅的。所以這個字就是如同圈豬於房，家這個字裡面一個小豬，上面一個房子。所以出家的意思是遠離束縛。如果身出家，我們這個身體離開家庭了，但是心還是有掛礙，心沒有離開束縛，這樣也不是真正的出家。反過來講，如果你心能夠離開束縛，也就是我們常講的放下，這個身體雖然沒有出家，這個身雖然在家，跟出家也就沒有兩樣了。

出家這樁事情也有分大乘、小乘。小乘最高的果位是證阿羅漢。如果修小乘法沒有脫離世間家庭，他不能夠遠離一切煩惱而證得沙門四果，他必須要遠離，離開這個世俗之家，他心才能得到清淨，才能斷煩惱，才能證得四果，證到阿羅漢果。所以小乘的修學是偏重在事相。大乘就不一定，大乘出家也可以，在家修行也無不可，只要發菩提心、行菩薩道，這個身雖然沒有出家，但是也是真正的出家，心出家了。我們看到《四十二章經》第一章，他最高的果位是證阿羅漢，證阿羅漢果為止，所以這一章是指小乘而不是大乘，是小乘。這是我們看第一章的大意。

我們看到這一章，早期翻譯的經典還是有很多名相術語，我們還是做個解釋。「佛言」這兩個字，有的經典或稱為「佛說」，或者「佛云」，就如同儒家，我們看到四書五經這些典籍裡面講「子曰」，這個意思是一樣的。佛云，或者佛言，就是佛講的。

「出家」也有廣狹兩方面的意思，如果狹義來講就是出離家庭，像我們剛才講的出離世俗之家，現出家相，這是以狹義來講。廣義的來講就很多方面了，有出必有入，有四個意思。第一個、「出世俗家，入真諦家」，出世間這個家，入於真空之家，所以必須辭親。辭親的意思就是對父母親要稟告，得到父母的許可，這樣才能夠出家。第二個、「出五蘊家，入法身家」，五蘊，色受想行識，我們這個法身從無始劫以來被五蘊所覆蓋，見不到自己的法身，這

是第二種。第三、「出煩惱家，入智慧家」，煩惱我們通常講見思二惑，出這個家。這個家是最主要的，不管你身出家或者心出家，身心俱出家，必須出煩惱家、入智慧家，這才是我們出家真正的目的。出煩惱家、入智慧家是因，第四種「出生死家，入無生家」，這是講果報，生死是果報，煩惱是因。出煩惱家才能出離三界六道生死之家，入無生家，無生就是不生不滅的涅槃。我們身有生老病死，心有生住異滅，這個都是生死。我們人生的痛苦，這是人人都不能避免的，必須超出三界而入淨土，這是真正的無生，無生就是達到不生不滅之道。

十方淨土都是無生，本來我們都可以往生十方諸佛的淨土，但是我們念佛人必求往生西方淨土，因為西方極樂世界跟十方諸佛的世界有所不同，不同就是它的條件不一樣，因為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可以帶業往生，不斷煩惱可以帶業往生，這是它的特色。所以我們念佛人，十方如來、古來祖師大德一直勸我們要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斷煩惱，我們看了這一章，這一章讀完之後，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結論，真的我們在這個世間修行要斷見思惑是不容易。為什麼講不容易？什麼叫見惑、什麼叫思惑我們都搞不清楚，你怎麼去斷？我們認識都不認識，那怎麼有辦法去斷？從這裡我們就可以體會到斷煩惱、了生死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。

蓮池大師在《竹窗隨筆》他也有出家四料簡，就是「在家在家，出家在家，在家出家，出家出家」。現在也有人發心要出家，我建議這個四料簡我們常常多看看，多讀一讀，然後如果你有因緣剃度出家了，也知道自已現在是出哪一種家。在家在家，就是身在家，心也戀這個家庭，這個就是身心都沒有出家。這是指什麼？指一般學佛的人，還不是指不學佛的人，指學佛的人，不學佛的人就不涵蓋在這四種裡面。出家在家者，謂身雖出家，而為世間之事，心

沒有出家。身體雖然出家，但是心還是有這些世間事，心沒有出家。這一點我個人也是感觸頗深，出家到今年二十三年了，但是也不要高興。

我出家身出家，根據我的經過，真正身出家是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那個時候我父親過世滿七。在我父親還沒過世，基金會剛成立，我去做義工，住在道場。後來我父親過世了，原來有一位蔡崇盛居士，是以前大專佛學講座的一位同學，我們師父上人請他去做義工，住在基金會。但是他有太太、有孩子，他就不能常住道場。後來他就找我，他說你一個人比較方便，就給師父建議叫我去。我就去幫忙了，住在道場。沒有多久，經過幾個月，我父親過世了。過世之後，老和尚（師父）就跟我講，他說如果你發心出家，將來弘法利生，把這個功德迴向給你父親，比你去打水陸法會的功德還要殊勝。當時老和尚請日常法師教戒律，日常法師小乘戒律非常嚴格，他也鼓勵我出家。但是當時我已經聽經聽了十五年，知道出家這個事情也不容易。

我早期（十六歲）接觸佛法，那個時候看到出家人穿著長衫，風一吹，飄飄欲仙，我看了非常羨慕。所以那個時候，年輕的時候，很嚮往出家人那個生活，穿的衣服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，總感覺那些出家人很自在、很清淨，我們在家都是很多煩惱。後來十九歲聽到老和尚講經，愈聽就愈不敢出家了，常常聽師父講地獄門前僧道多，他說不可以勸人家出家，勸人家出家就是送一個人到地獄去，愈聽就愈不敢出家。聽多了當然覺得想一想自己真的不行，最好還是不要出家，還是在家修行好，將來墮地獄還不會墮得那麼深。所以雖然師父勸我出家弘法利生，把功德迴向給我父親，功德很大，日常法師也鼓勵，我還是猶豫不決。

那個時候基金會成立，基金會成立是晚圖書館五年，比較晚五

年，圖書館比較早五年，圖書館成立。老和尚講經沒有地方講，在沒有圖書館之前我們就去聽經了，所以早期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多一些，知道的比較多。後來有這個圖書館真的是被中國佛教會所逼的，跟他租了地方，經沒有講完就要我們搬家，那時候同修大家很憤慨，我也是其中一個，所以當時買圖書館我也捐了一萬塊台幣，我也是打抱不平的其中一個。圖書館成立五年，基金會成立之後，這個當中韓館長跟簡居士，基金會是簡居士發心的，這個當中產生了一些摩擦。那個時候我在那邊要出家了，後來日子看好了，後來講一講就是要剃度了，我在基金會。平常還沒有基金會的時候，我們都去圖書館聽經。那時候我到基金會去做義工，沒有人，要剃度了。剃度，韓館長說不行，要到圖書館來剃，不可以在基金會。那個時候我的想法，我在哪裡剃都一樣。但是當時基金會的確沒人，我如果到圖書館去，那邊真的都沒有人。

但是當時我自己也是想，既然有障礙就不要出家了，那個時候因為自己心裡也一直在想地獄門前僧道多，這個雖然是功德很大，如果修得不好，墮落得更慘，我也在猶豫不決。剛好韓館長說不可以在基金會剃，要到圖書館剃，我就跟簡居士、跟日常法師講，我說那乾脆就不要剃了，我還是在家好了。後來簡居士就非常生氣把我臭罵一頓，他說我辛辛苦苦蓋這個基金會，這麼值錢，供養老和尚，受了這麼多委屈，我來布施還要被人家誤會，還要被人家攻擊。我出錢出力，這個道場蓋好好的要供養你來出家，你現在還在猶豫不決，你是光棍一個，你有什麼好牽掛的！他後來翻臉用罵的。後來我說那好，你既然這麼發心，當然這個是因緣，剛好我父親往生還在七七當中，那個時候我就說好吧，那個時候也是很勉強的，也不是像別人道心那麼強，也沒有，就是搖擺不定的，又怕墮地獄。實在講有一些習性還放不下，就是吃肉的習氣還放不下，一出家

就不能吃肉了。實在講自己有那個習氣放不下，但是也有一個理由，出家修不好墮落更慘，乾脆就不要出家了。但是當時這個形勢逼得我真的要剃頭，沒剃頭不行！後來就好吧，就勉為其難答應了，就出家了。

出家之後跟日常法師，要求非常的嚴格。所以當時我就講，我說我以前去當兵的時候出軍操，每一天要出操，每一天時間都要按部就班，一大早就起來，軍訓、軍操。退伍之後又染上社會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，出家之後被日常法師硬把我不好的生活習慣整個扭轉過來。因為在家的時候總是喜歡看看電視，看到很晚，然後早上就睡得很晚，生活不是很正常。晚上要睡覺常常都睡不好，常常到天亮才睡得著。一出家之後，日常法師就規定晚上十點睡覺，晚上要十點睡覺，早上四點起床，四點半做早課，還要煮飯，還要買菜。

一開始，第一天剃頭，晚上就不能吃了，過午不食。在家的時候吃五餐、吃宵夜（夜宵），第二天頭一剃，晚上也不能吃了，肉也不能吃了。我在家的時候抽煙抽了十年，我當兵的時候還沒有抽煙。當兵的時候，一個月軍中發兩條香煙，兩條香煙我都可以賣給別人。到退伍，在社會上工作那個時候才抽煙，抽到出家剛好整整十年。煙也不能抽了，出家前一天還跟基金會大樓管理員，平常我去那邊做義工，到下面去他煙就請我一根，我請他一根，互相請客。第二天頭一剃，我走到樓下，那個管理員又拿一根煙要給我抽，我是很想給他拿過來，但是現在不行，就不能抽了。整個生活都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。早上四點正是我要睡覺的時候，就要起床了，所以剛出家前三個月，每一天頭都暈暈的。但是我也是咬緊牙根接受日常法師的訓練。師父講這個像新兵訓練一樣，我說以前當兵訓練過一次，現在出家又訓練，當兵的時候出軍操，出家的時候受佛

操。

日常法師規定很嚴格，上課不可以遲到一分鐘，跟他上課都要上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宗喀巴大師編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每一天早上要上這個課，七點到八點。有一次我跟我姪子，我姪子那個時候書不念了，念國中書不念了，跑去剃頭，他陪我去出家，他比我先出家。有一天我們叔姪兩個人，他是小沙彌，我也是沙彌，還沒有受戒，我們睡同一個寮房，他睡上鋪，我睡下鋪，那個時候我們兩個也是依眾靠眾，那個時候基金會只有我們兩個是出家人，我大哥的大兒子。然後早上鬧鐘四點鐘一響，他就從上鋪跳下來，我睡在下鋪，我就要爬起來，我們兩個就起來盥洗、煮飯、做早課。有一天我們看我們的錶是剛好七點，然後要去上課了，日常法師就說你們現在超過一分鐘了，他說他的錶是超過一分鐘，我們的錶是七點剛好。他說我們要去佛前懺悔，今天遲到了，就帶我們兩個到佛前去懺悔，下一次不可以遲到，向佛對不起，下一次不可以遲到。那個時候我們叔姪兩個人，明明我們兩個人的錶都七點，為什麼日常師父的錶是七點零一分？我姪子那個時候還沒有當兵，我說我們在軍隊，我們的錶不準，要以值星官的錶為準，值星班長的錶為準。他說現在日常法師是我們的值星班長，所以以他的為標準，所以後來我們的錶都會調稍微快個幾分鐘，避免遲到。

有一次，我們早上要起來，就是起來盥洗，還要把米先洗好放在電鍋，然後才去做早課。輪到煮飯的人要提前半個小時下來煮飯菜，但是很簡單的。日常法師他要求我們，菜不可以煎的、炒的、炸的，全部不行。那要怎麼煮？就是一鍋水，水放下去，然後豆腐，看什麼菜，就放下去煮。比較不容易爛的先煮，容易爛的後面再煮，煮好放鹽巴，然後油滴幾滴，一點油煙都沒有，我們就天天吃大鍋菜，一鍋飯，然後大鍋菜。切菜的形狀也不要講求什麼色香味

，他說到肚子裡面都一樣，不用講求，色香味不講求，不講求這些東西。

有一天早上我跟我姪子，鬧鐘一響，他上面一個，我一個，那天實在是真的爬不起來，鬧鐘一響我就把它按下去，我說再躺五分鐘，按下去，他也是很累，他也按下去。結果一睡，睡到六點半，快六點半了，我們兩個好緊張，趕快衝起來，跳起來，我們兩個一起來就往廚房跑，結果看到日常法師搭著衣在那邊煮飯煮菜，我們兩個叔姪看到就不曉得該講什麼，就是一直給日常法師說對不起。他也沒有罵我們，就是他煮。後來課他也照上，那一天他就沒有做早課。後來從那天開始，我們兩個人床鋪，上下鋪床鋪一個鬧鐘，然後再擺一個鬧鐘在桌上，手按不到的，從那天開始就再沒有爬不起來了。

後來日常法師又收了一個徒弟叫如道師，如道師以前是學一貫道的，學道教的，學了很多。我們輪流煮飯，他也很發心，很熱心的要幫忙做事情，做事情他不落人後，很發心的。但是如果輪到他煮飯，我就非常痛苦。因為他很不會煮，因為他不會配菜，雖然是大鍋菜，但是還要會配。比如說有豆腐，你就配其他的菜，比如說一些蔬菜，還有其他的菜這樣配起來。他不會煮又很愛煮，有時候輪到我煮，他又搶著他要去煮，他去煮我們就非常痛苦，因為他不會煮。他就是冰箱我們有的菜，豆腐、皇帝豆、毛豆、碗豆，他什麼豆都丟在一起，我們那一餐吃的就是一大碗尖尖的豆，吃得就脹氣。所以那個時候我真的吃得胃就消化性潰瘍，因為那個時候晚上又不能吃，所以中午就拼命的吃，吃飽了以後就躺下去睡午覺，就好像一個磚塊壓在肚子上面。

有一天輪到一位閻居士，他姓閻，閻羅王的閻，他那個時候也去做義工，也住在道場，他也輪煮飯。輪煮飯，早上我們是煮稀飯



。以前在圖書館，韓館長她煮稀飯都會加一點點蘇打粉，那就吃起來比較潤滑，比較潤口。閻居士他老人家，那一天早上輪到他煮飯，他把蘇打粉當作太白粉，整個都倒下去，真的那一鍋不能吃了。煮好，後來我們去吃，原來日常法師他規定很嚴格，比如說你飯菜煮燒焦了，他說照樣要吃，鐵丸也要吞下去，高麗菜的菜心不可以丟掉，菜梗統統不可以丟掉，要放下去煮，然後要把菜根放在嘴裡咬咬咬，咬到汁都出來，他說這個就是不可以隨便浪費的。所以我們常常，如道師煮、閻居士煮，他們都不會煮，在家裡沒煮過飯，那煮的是夠難吃的，有時候都煮焦了還是要吃。但是那一天日常法師就講，這個真的不能吃了，這個吃下去會出問題，會送醫院，這個對身體有傷害不能吃。所以日常法師他講，只要要求營養，不可以要求口味，不可以講求色香味。就在那邊跟他修。

跟日常法師，他男女眾分得很清楚，晚上大概基金會門一關，所有女眾趕到一個都沒有了。跟日常法師在那邊受訓練雖然很嚴格，但是到了習慣之後，倒也心也滿清淨的，那個時候過著一個身出家的一年五個多月的出家人的生活。後來人慢慢多了，人漸漸多了，多了之後，韓館長又要我過去圖書館幫忙，那個時候她那邊缺人手。到韓館長那邊，到了圖書館，我當時是抱著一個做義工的心態，出家之後還是這樣的心態，反正道場需要，哪裡需要，我哪裡幫忙，那個時候自己也沒有選擇一定要在什麼地方。

在基金會出家一年五個多月，再到圖書館去。到圖書館，師父上人是修大乘的，日常法師是比較偏重小乘戒律的，到了圖書館，我要從小乘轉入大乘又要去適應一段時間。那個時候到圖書館，我們後面這些出家眾，那些師兄弟都還沒有來，所以那個時候我跟悟本法師兩個人要輪流煮飯，一個人煮一個禮拜。在基金會我也是要輪流煮飯買菜，這些事情都要做，包括洗廁所，實在講什麼都要包

，什麼都要做，是全包了，因為沒有人，全部包，後來人多才有分工。

那時候煮飯，瑩空法師有時候就來幫忙，一位女眾，去圖書館住了很久，她來幫忙。在揀那個菜，我們在基金會就是這麼長的菜、根都不可以丟掉的，她這麼長就丟掉，我說這個太損福了，就丟垃圾桶，我就從垃圾桶再把它撿起來，我說「我們在日常法師那裡，這些都要全部吃下去的，妳怎麼可以這麼浪費？」「這個不可以，這個是師父跟館長都不要的，太老了。」那個時候我就跟她吵起來了。後來館長來教煮菜，館長非常挑剔，不但要色香味，而且煮菜還要講求口感，切菜、切水果切得要有模有樣，就好像人家在辦酒席一樣。有一次我切楊桃，我們在日常法師那邊就是這樣直的切，切切切，這樣切比較好切，師父上人就把我叫過去了，他說你這個不可以，不及格，這樣切不及格。要怎麼切？要從中間剖開，然後籽挖起來切斜的，然後擺在盤子裡面擺得很好看。

那個時候實在講也是有煩惱，說沒有煩惱是騙人的，因為在日常法師那邊是到肚子裡面都一樣，切什麼形狀都一樣，這個地方又要講求色香味俱全。後來我想到日常法師一句話，他說你出家了，修行要遷就環境，不能叫環境遷就你。後來我想一想，這個也對。我在基金會要遷就日常法師，到圖書館要遷就韓館長，師父他都遷就了，我們做徒弟的還能不遷就嗎？後來就慢慢去調，調自己。

後來我們一些出家眾師兄弟愈來愈多，老和尚就給韓館長講，說妳要找一個人做當家，我不給妳當家，我三不管這個原則貫徹始終，不會給妳做當家的。那個時候悟本師兄離開道場去追頂念佛要了生死，就剩下我一個是比較早出家的，後來館長就叫我做當家。那個時候叫我做當家，我那個時候有一個直覺感，我現在又入了家，不是出家了嗎？現在又當家，那不是入了家嗎？後來師兄弟愈來

愈多，這個家就愈來愈大，道場就愈買愈大，就又入了家。所以我到圖書館去住了十二年，入了十二年的家。因為師父老人家跟韓館長一年都要半年住美國，所以那個圖書館什麼事情都要我去面對。所以我在基金會出了家，到圖書館又入了家。

館長往生之後，我離開圖書館，那個時候我想我現在終於可以再出家了，我叫我弟弟，給我弟弟借個房子，我想我到處去講經說法，也不要道場，也不要徒眾，我可以自由自在，那時候解脫了，又可以重新出家了。但是好景不長，大概經過一年，呂國安居士要求老和尚出家，呂國安居士原來是老和尚要他剃度的，原來我們男眾他是大師兄的，但是他怕韓館長，他被嚇到了，所以他就去找我們現在大師兄，悟本師兄，他那個時候還什麼事情都不知道，然後他去抓他來出家。所以前年我們大師兄來這裡，在韓館長感恩法會裡面他也講了，他說當時呂國安居士都是給我講出家的好處，都沒有給我講出家的壞處，現在他感覺非常冤枉，他抓他來做替身，出家了。韓館長往生之後，他又出家了。當時老和尚勸他出家，他說我孩子還小，老和尚說你孩子、你太太我幫你養。但是他是怕，他是找這麼一個藉口。但是韓館長往生之後，真的孩子也大了，他也很順理成章再來要求老和尚出家。

當時老和尚叫我到西雅圖淨宗學會去掛一個會長的名義，他說，「好好好，叫悟道帶你到美國西雅圖去，你要出家，好，我答應」。那個時候老和尚已經宣布說他不收徒弟了，當時我在想現在師父又答應他，叫我帶他去西雅圖，大概是要破例，可能叫我代替、代理，他不方便公開幫他剃度。結果呂居士他的工作也辭掉，車子賣掉，我去幫他把僧服、僧鞋都買好了，他真的辭親出家，跟他的家人，太太、他的父母、同事都辭掉了，我就帶他去美國了。去到那個時候，我就傳真到新加坡給老和尚，我說，「現在呂居士已經

來了，師父你趕快幫他取法號，你不是答應他出家嗎？」那師父怎麼講？「沒有，我公開說不剃度了」。我說，「師父，那你怎麼答應呂居士，你叫我帶他來西雅圖，他現在工作都辭掉了，衣服也買好了，那怎麼辦？」

他說我也沒辦法，我都公開講了不幫人剃度了。「不剃度，師父你怎麼叫我帶他來？現在怎麼辦？」師父說，「那就你收吧！」我就跟師父在電話中講，「師父，你不是教我們要學印光祖師，一生不收出家徒弟嗎？」他說，「是，但是我剃刀丟掉了，沒辦法」。他說，「你就收，你們大師兄都收了好幾個，你也可以收」。講到最後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，後來我說，「師父，這個事情我還得要去問呂居士，縱然我要收，也要他同意」。結果我就跟呂國安居士講，他考慮了，他說我要好好考慮。我說，「你大師兄不做，現在被我踢下去變大徒孫了，降級了，你要好好考慮」。他說要好好考慮。結果考慮三天三夜，他原來頭髮都很白了，後來三天後又多了一些白頭髮，後來說他咬緊牙根，很痛苦的下了一個決定說好吧。我說我比你更痛苦，你害我不能當印光祖師。我說沒辦法，你工作辭掉，弄到美國來了是進退不得。所以那個時候也收了。收了，我想還好，我說收了，師父叫我剃的，我說你趕快去新加坡聽《華嚴經》。我把他送到新加坡去，我又一個人，我又自在了。

但是他去了新加坡又好景不長，經過了半年，陳永信居士說看到老和尚回去都住在飯店，沒有地方住，他就發心要供養老和尚一個道場，後來他叫我帶他去找老和尚，老和尚就講，問我要不要接？他說如果我要接，他就答應；我不接，他就不答應。那個時候我就給師父報告，我說師父，人家是供養你回來台灣有個地方，那師父你回來要不要用？如果師父你要用我就接，你不用我也不接。師父說可以。我說可以那就要接了，不然辜負大德一番的好意。一接

下來，有了道場，師父也沒有回去住過一天，都沒有，我又上了一次當。所以有了道場，現在工作又多了，工作多，很多義工，後來大家發心剃度，所以剃度的都是當義工的，當義工去剃度的。現在有很多工作也不得不做，現在又搞了一個家，本來想要出家。

所以我現在回到台灣又是回家了，我現在到外面就是出家，我到澳洲來也是出家，我在淨宗學院沒有任何的執事，我是清眾，所以我來這裡可以過一個出家人的生活，我沒有這些負擔。現在我們後面這些師兄弟，在這裡擔任執事的，這是他們的家，我來這裡做清眾，我在這裡是出家，我這次來預定住三個月，出三個月的家，短期出家。因為講到這裡，講到出家，想到自己這些出家的經過，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，出家是這一樁事情，實在講也是不容易的一樁事情。所以我現在還是很想再出家。所以我們必須明白身出家、心出家，現在連做到身出家都不太容易，就如同老和尚講的，出了一個小家，入了一個大家，事實也是這樣，但是環境所逼，這個也是不得已的事情。但是我們總要對出家這樁事情要認識清楚。所以這個有出家在家。

有在家出家，雖然身沒有出家，但是他的心常存出家之念，對於世間這一切他都能放得下，這是心能夠出家。出家出家，這是講身心他都能出家，當然這個出家是最完美的，身心俱出。只要精進修持，這個身出家在家都是沒有差別。我們希望在家眾、出家眾，顧名思義，要發菩提心，這才是真正出家的意義。

『識心』兩個字，「識」是認識，是動詞，跟我們平常講六識、八識這個意思不一樣，它是認識。「心」有大乘、小乘的分別，一般小乘只講六識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以這個六識為心。大乘除了這個六識以外，再加上末那、阿賴耶，講到八識，還有講的更多的，講到九識。這是大小乘的講法有這個差別。所以認識這個心，就是

這八個識，這詳細在《唯識論》裡面。『達本』，「達」是洞達，也是一個動詞，本是根本，心是根本，我們要洞達我們自己的心地，就是認識我們的心，禪宗講的，你要認識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。『無為法』，「無為」是對有為講的，無為就是不生不滅的意思，凡是有變化、有生滅的都叫有為法，沒有生滅、沒有變化的就是無為法。小乘講涅槃，偏真涅槃，無為，大乘講的圓成實信、法性、真如，這個都是屬於無為法。『沙門』，一般講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痴」，這就是沙門的意思。

下面，『二百五十戒』，這個名詞我們晚上一堂課再來跟大家報告。這堂課我們就講到此地，晚上我們再接著跟大家簡單介紹「二百五十戒」。我們現在下課，阿彌陀佛。